

冯注李义山诗集

馮注孝義山詩集

玉谿生詩詳註

贈詩

贈李商隱

喻鳧

羽翼資搏扶山河使筆驅月疎吟夜桂龍失咏春珠草細盤金
勒花繁倒玉壺徒嗟好章句無力致前途

惜其未第之作

重送徐州李從事商隱

薛逢

曉策征騎帶犀渠醉別都門慘袂初蓮府望高秦御史柳營官
重漢尚書斬蛇澤畔人烟曉戲馬臺前樹影疎尺組挂身何用
處

一作說

古來名利盡邱墟

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

溫庭筠

一水悠悠隔渭城渭城風物近柴荆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
來憶弟兄自為林泉牽曉夢不關砧杵報秋聲子虛何處堪消

渴試向文園問長卿

哭李商隱

崔珏

成紀星郎字

李一作

義山適歸黃

高一作

壤抱長歎詞林枝葉三春

盡學海波瀾一夜乾風雨已吹燈燭滅姓名長在齒牙寒只應

一作

應遶物外攀琪樹便著霓裳上絳壇

一作蜺衣上玉壇

虛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

一作膏

開鳥啼花落

一作發

人何

在竹苑桐枯鳳不來良馬足因無主踈舊交心為絕弦哀九泉
莫歎三光隔又送文星入夜臺

詩話專論一篇一聯者各附詩下其彙論者纂於此

楊文公談苑

義山為文多簡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劉貢父中山詩話

祥符天禧中楊大年

億

錢文僖

惟演

晏元獻

殊

劉子儀

筠

以文

章立朝為詩皆宗尚李義山號西崑體後進多竊義山語句嘗

內宴優人有為義山者衣服敗裂

一作敝

告人曰吾為諸館職掙

檐至此聞者歡笑

一作大噱

子儀畫義山像寫其詩句列左右貴重

之如此

蔡寬夫詩話

王荊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為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

言
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
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

義山詩合處信有過人若其用事深僻語工而意不及自是其
短世人反以為奇而效之故崑體之弊適重其失義山本不至
是云

按為之細箋但覺情味有餘
無所謂語工而意不及者

許彥周詩話

作詩淺易鄙陋之氣不除大可惡客問何從去之僕曰熟讀李
義山詩與黃魯直詩而深思焉則去也

呂居仁紫微詩話

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於眾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
規摹之始覺有異

范元實詩眼

義山詩世人但稱其巧麗與溫庭筠齊名蓋俗學只見其皮膚其高情遠意皆不識也

葛常之韻語陽秋

楊文公在至道中得義山詩百餘篇至於愛慕而不能釋手公嘗論義山詩以色蘊密綴演繹平暢味無窮而炙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使學者少窺其一斑若滌腸而浣胃知是文公之詩有得於義山者多矣

葉少蘊石林詩話

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故國初錢文僖與楊大年劉中山皆傾心師尊以爲過老杜至歐陽文忠公始力排之然宋莒公兄弟雖尊老杜終不廢商隱王荊公亦嘗爲蔡天啟言學詩者未可遽學老杜

當先學商隱未有不能為商隱而能為老杜者

朱少章風月堂詩話

李義山擬老杜詩云歲月行如此江湖坐渺然真是老杜語也
其他句蒼梧應露下白閣自雲深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之
類置杜集中亦無媿矣然未似老杜沈涵汪洋筆力有餘也義
山亦自覺故別立門戶成一家後人挹其餘波號西崑體句律
太嚴無自然態度

宋史朱弁傳詩學李義山詞氣
雍容不蹈其險怪奇澁之弊

張戒歲寒堂詩話

李義山劉夢得杜牧之三人筆力不能相上下大抵工律詩而
不工古詩七言尤工五言微弱雖有佳句然不能如韋柳王孟
之高致也義山多奇趣夢得有高韻牧之專事華藻此其優劣

耳

按三人各自成家何用並衡更何可與韋柳
王孟較也不工五言此其優劣皆非確論

范晞文對牀夜語

前輩云詩家病使事太多蓋取其與題合者類之乃是編事雖工何益李義山人日詩正如前語若隋宮玉璽二句籌筆驛關張二句則融化排幹如自己出精粗頓異也

虹收青嶂雨鳥沒夕陽天月澄新漲水星見欲銷雲池光不受月野氣欲沉山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秋應為黃葉雨不厭青苔皆商隱詩也何以事為哉又落花云落時猶自舞掃後更聞香梅花云素娥惟與月青女不饒霜尤妙若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則絕類老杜

教器之詩評

暇日與弟姪輩評古諸名家詩謂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適用

一作自來

范德機木天禁語

李商隱家數微密閒艷學者不容失于細碎

胡孝轅唐音癸籤

唐詩不可注也詩至唐與選詩大異說眼前景用易見事一注詩味索然反為蛇足耳有兩種不可不注如老杜用意深婉者須發明李賀之詭譎李商隱之深僻及王建宮詞自有當時宮禁故實者並須作注細與箋釋今杜詩注既如彼建與賀詩有注與無注同而商隱一集迄無一人能下手始知實學之難即注釋一家亦未可輕議也

元遺山有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蓋謂義山詩用事頗僻惜無人注釋也乃遺山鼓吹一選郝天挺所注義山詩尤蕪謬不通門牆士

親承詩教者尚如此可望之他人乎友人屠用明嘗勸余為義山集作注以便後學予笑謂用明曰彼自祭魚獺今又欲我拾獺殘耶

馮定遠才調集評

王荆公言學杜當自義山入余初心謂不然後讀山谷集粗硬槎牙殊不耐看始知荆公此言正以救江西派之病也若從義山入便都無此病

賀裳載酒園詩話

義山綺才艷骨作古詩乃學少陵如井泥驕兒行次西郊戲題樞言草閣李肱所遺畫松頗能質朴然已有鏡好鸞空舞簾疎燕誤飛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諸篇正如木蘭雖兜牟衲襦馳逐金戈鐵馬間神魂固猶在鉛黛也一離沙場即視尚書郎

不顧重復理鬢貼花矣韓碑詩亦甚肖韓彷彿石鼓歌氣概造

語更勝之

按鏡好一聯乃三韻小律非古詩

義山之詩妙於纖細如全溪作戰蒲知雁唼鰕月覺魚來晚晴
并添高閣迥微注小窗明細雨氣涼先動竹點細未開萍然亦
有極正大者如肅皇帝挽辭小臣觀吉從猶誤欲東封過故崔
寬海宅與崔明秀才話舊因寄杜趙李三掾莫憑無鬼論終負
託孤心惻然有攀髯號泣及良士不負死友之志非溫所及至
若試墨書新竹張琴和古松石梁高瀉月樵路細侵雲尚是尋
常好語唐律中不難得

魏晉以降多工賦體義山猶存比興

葉星期原詩

七言絕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蕃兩人辭調意俱

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可空百代無其匹也

何義門讀書記

晚唐中牧之義山俱學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過於放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於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為多

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只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即文從字順猶有間也

義山五言出於庾開府七言出於杜工部不深究本源未易領其佳處七言句法兼學夢得

朱長孺註本序

附錄

王谿生詩沈博絕麗王介甫稱為善學老杜惜從前未有為之
注者元遺山云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予因繙覈
新舊唐書本傳以及箋啟序狀諸作所載於英華文粹者反覆
參考乃喟然歎曰嗟乎義山蓋負才傲兀抑塞於鉤黨之禍而
傳所云放利偷合詭薄無行者非其實也夫令狐綯之惡義山
以其就王茂元鄭亞之辟也其惡茂元亞以其為贊皇所善也贊
皇入相薦自晉公功流社稷史家之論每曲牛而直李茂元諸
人皆一時翹楚綯安得以私恩之故牢籠義山使終身不為之
用乎綯特以仇怨贊皇惡及其黨因併惡其黨贊皇之黨者非
真有憾於義山也太牢與正士為讐綯父楚比太牢而深結李
宗閔楊嗣復綯之繼父深險尤甚會昌中贊皇擢綯臺閣一旦
失勢綯與不逞之徒竭力排陷之此其人可附麗為死黨乎義

山之就王鄭未必非擇木之智渙邱之公此而目為放利偷合
詭薄無行則必將朋比奸邪擅朝亂政如八關十六子之所為
而後謂之非偷合非無行乎且吾觀其活獄宏農則忤廉察題
詩九日則忤政府子劉蕢之斥則抱痛巫咸于乙卯之變則銜
冤晉石太和東討懷積骸成莽之悲党項興師有窮兵禍胎之
戒以至漢宮瑤池華清馬嵬諸作無非諷方士為不經警色荒
之覆國此其指事懷忠鬱紆激切直可與曲江老人相視而笑
斷不得以放利偷合詭薄無行嗤摘之者也或曰義山之詩半
及閨闈讀者與玉臺香奩例稱荆公以為善學老杜何居子曰
男女之情通於君臣朋友國風之螽首蛾眉雲髮瓠齒其辭甚
褻聖人顧有取焉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
為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

遙情於婉變結深怨于蹇修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
唐至太和以後閭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沉淪記室
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
計莫若瑤臺瑤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動
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
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
也豈徒以徵事與博擷采妍華與飛卿柯古爭霸一時哉學者
不察本末類以才人浪子目義山即愛其詩者亦不過以為帷
房暱媾之詞而已此不能論世知人之故也予故博考時事推
求至隱因箋成而發之以為世之讀義山集者告焉

按序中所拈篇什其誤解者各

詳註
中

朱竹垞靜志居詩話

石林好讀儒書嘗類纂子史百家為小碎集又以餘力註李義山詩三卷其言曰詩人論少陵忠君愛國一飯不忘而目義山為浪子以其綺靡華艷極玉臺金樓之體而已第少陵之志直其詞危義山當南北水火中外箝結不得不紆曲其指誕謾其詞此風人小雅之遺推原其志義可以鼓吹少陵惜其書未刊行會吳江朱長孺箋義山詩多取其說間駁其非於是虞山詩家謂長孺陰掠其美且痛抑之長孺固長者未必有心效齊邱子也

按汪堯峰為長孺作跋較竹垞翁辨之尤力今不更錄王阮亭倣元遺山論詩絕句云獺祭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鄭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此興會所及固非以溢美為定評也